

新时代语境下宏大叙事的重构与创新

漫谈意境

□王宏任

高超的艺术作品要创造好的意境。文学作品，是以意境引人入胜，没有意境的作品是没有艺术感染力的。什么叫意境？即是通过描写、刻画、抒情等手段发掘出对象内部蕴藏的诗意，描写对象发生感兴的境界。意境渗透着作品最深沉的感情和对客观事物最深入的观察；意境使观众不仅感到眼前仿佛有具体场面存在，而且引起内心共鸣，受到作品感情的支配和包围，即意境是高级艺术所具有的特色。普通艺术最多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读者始终感到自己是欣赏者，身在艺术之外；而有意境的作品则使人身历其境，即达到入化的程度。

王国维在《人间词乙稿序》中说：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据己而外足以感人者，意与境二者而已。上焉者意与境浑，其次或以境胜，或以意胜，苟缺一，不足以言文学。注重意境的创造，是我国宝贵的文学传统，近代有成就的作家也创造了很多动人的意境。

鲁迅所渲染的《阿Q正传》中的未庄、《药》里的坟场、《祝福》中江南年味的春节场景以及《风波》中水乡傍晚的图画等，这些卓越的意境或郁闷凄凉，或悲云压境，或诗意盎然，无不把人拉入作家所描写的意境中：声音嘈杂的未庄、盛满故事的百草园等，都好像是我们熟悉的地方。

现代优秀的文学作品也有很多创造了不朽意境的。如《红旗谱》里白杨耸立的千里堤、树荫下的农家小房以及小房边的瓜棚、井台、锁井大集，给人以深刻动人的回忆；《青春之歌》里北戴河海滨的月夜，凄婉而洁白，清幽而委曲，把人引入诗的境地；孙犁的《白洋淀纪事》，用笔绘出荷花淀的明丽、大平原的柔婉和冀西山地的变幻多姿，一草一木、一人一物、一言一笑都宛若亲身经历，使人终生难忘。

有没有意境，意境的高低、远近、狭阔、雅俗，是衡量一个作家艺术水平的标准。真正的艺术作品不是以情节取胜，而是以意境取胜。那些流传百代的大手笔不在于讲了什么动人的故事，而在于逼真、动人地塑造了具体环境中的具体人物，即意与境浑。高明的艺术家甚至先塑造人物，如潘鹤的雕塑《艰苦岁月》，只有老少两个八路军战士，老八路在忘情地吹笛，小八路在倾心地听笛，两人都穿着破烂的军服，却都沉醉于笛声。通过那精雕细刻的动人神态，我们不但听到了深沉豪放的笛声，还通过笛声想到了漫漫黄沙中的灼灼红缨，想到崎岖山路上月夜行军的身影，想到战斗的千山万水，想到英雄人民的不朽战歌。

意境的创造要借助人的联想，它是艺术家在广泛联想的基础上产生的。艺术家需要在许多景物和人物中去挑选那么几件小小的物件，它们不见得有代表性，但必须有特殊的磁性，像一小块磁铁能把很多铁都吸拢来，在人们的意识中起到钩沉和索隐的作用。

作为文学中一种凝练的表现形式，诗也是靠意境来表现生活的艺术。严羽在《沧浪诗话》中说过，盛唐诸人的诗，惟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故其妙处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这是对意境最形象的描绘。杜甫的《春夜喜雨》，短短四十字，不但绘声绘色，而且绘情。诗人的艺术构思在于从千变万化中抓取一些富有磁性的景物，用精妙恰当的语言做出卓越的表现。诗中，杜甫用“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这些词来衬托雨和雨景，于是雨活了，而沐浴着春风春雨的山城夜景产生了神奇的效用。在飒飒春雨中，杜甫闻着清新甘甜的凉气，心情非常喜悦，想象着清晨的锦官城一定花团锦簇，红肥绿嫩，尤其那雨水浸润的花儿，一定水分充足而羞答答地垂下头来了。盎然的诗意，深沉的感情，动人的意境，如水乳交融，把人引入画中，每个读诗的人都好似和诗人一起坐在春雨春风沐浴着的锦官城中了。通过意境的描写，便使人联想起这么多东西，而诗人显然比读者想的更多更深更复杂，杜甫即是抓住了这庞杂景物中的关键点，具有磁石作用的春雨之夜，从而用高超的艺术形象逼真地烘托出一个沐浴在春雨之夜中的山城，创造了动人的意境。

因而，创造意境，一要丰富的感性材料中抓取富有诗意的磁石；二要有高超的概括能力和卓越的语言艺术。我国古代诗人创造了不少卓绝动人的意境，如李白的《蜀道难》（《蜀道难，难于上青天》），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张孝祥的《念奴娇·过洞庭》，都给人以终生难忘的迷人意境。为了繁荣当代文学创作，从古代优秀作品中借鉴一些高超的艺术技巧，是有助于我们创造意境的。

文坛观察

□黄建生

宏大叙事曾是中国文学创作的重要书写方式，但一段时间以来，评论和创作界有些人不断颠覆、解构、抛弃宏大叙事，嘲笑崇高，放逐理想。宏大叙事仿佛成了陈腐、僵化的代名词，禁锢了创作者的思想，抹杀了创作者的个性。这种倾向将导致文学不再关注社会、时代、国家、民族等重大主题，不再弘扬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等主流价值，作品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内核逐渐被掏空。

宏大叙事作为一种充满历史理性主义的整体性叙事，关注人的社会性，描绘国家、民族的重大历史、现实场景，刻画伟岸、阳刚的人生形式，张扬和追求理想、道德、崇高精神价值。所以，宏大叙事不仅是一种叙事方式，也是一种叙事立场和审美形式。中外文学史上都曾涌现过一大批宏大叙事的经典作品，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等，这些作品取材自国家、民族的重大变化和历史转折，塑造伟岸的英雄，融合现实批判性、历史性和人性剖析，成为充满感染力和震撼力的文学史诗。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思想启蒙、民族解放、国家建构等宏大叙事更是取得了突出

的成就，《子夜》《红旗谱》《创业史》《白鹿原》《平凡的世界》等一系列作品，以厚重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民族情怀，展示了宏阔的社会生活，描写了艰苦卓绝的革命历程，其中流淌着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激情，成为几代人的精神坐标。可以说，整个20世纪，宏大叙事与我们国家的历史和民族命运密切联系，形成了与时代同步、关注社会现实、探索人生境遇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成为重要的文学遗产。

然而，上世纪末以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等思想影响，解构、否定宏大叙事的思潮在我国评论和创作界开始不断涌现，把宏大叙事当作意识形态的代指和政治工具的手段，认为宏大叙事的作品充满空洞的政治说教，严重遮蔽了个人生命价值的表达，限制了丰富人性的挖掘。这些观点都是对宏大叙事的严重扭曲和误解。不可否认，在我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定时期，有些作品的宏大叙事过分强化了社会价值，忽视了对人物个性化的塑造或者对重大题材做了简单化处理，但不能以此来否定宏大叙事本身，也不能完全抛弃宏大叙事的内在合理性。

在否定宏大叙事思潮的影响下，我们的文学创作从神圣走向了世俗，从崇高滑向了卑微，作品的重大题材、厚重内容和深刻思想不见了，私人生活、物质享乐代替了民族国家寓言的呈现。文学叙事抛弃宏大叙事之后，全力去拥抱日常生活叙事、个人化

叙事、身体叙事等，这些叙事虽然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叙事方式，拓展了文学叙事空间，却过度泛滥膨胀，走向了与现实和社会隔绝的极端。以新写实小说为代表的日常生活叙事，张扬生活流、凡俗化的创作理念，放弃作品应有的形而上追求，埋头于家长里短的生活琐事及小人物的烦恼人生，呈现的是琐屑平庸、毫无诗意的人生风景，完全没有了崇高精神和远大理想。某些新历史小说则大肆消解历史的主流和本质，专事挖掘放大历史的偶然性，将历史当作游戏和儿戏，从野史逸事中生编一些非理性的奇异故事，完全不顾历史的完整性和目的性，将读者引向迷茫、虚无的历史时空。

个人化叙事本应关注个体对历史与现实的独特生命体验，注重对社会、人生的探索，但由于盲目搬用西方，将现实、历史、国家、民族等从文学中剥离出去，刻意摒弃文学的社会性，不去聚焦时代变革、国家发展，而是将个人价值、个人体验奉为叙事的核心，并机械地割裂人和社会的各种联系，把个人与社会和集体对立起来，将写作完全当成与社会毫无关系的私人行为。在这些作品中感受不到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碰撞和人们整体性的精神状态，更读不到社会重大转型期宏阔的现实生活。有的个人化叙事更是陷入对欲望顶礼膜拜的歧途，沉溺于对物质欲望、本能欲望的书写和认同，将个人

化写作演绎成了身体写作、生理写作，在私人体验的狭小空间里，自言自语、孤芳自赏，甚至展览身体隐私，将创作简化为欲望的宣泄，完全消解应有的理想精神、崇高品格等道德力量，使文学越来越走向粗鄙化、零碎化、庸俗化。

当今，我们国家正处于致力民族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鲜活的实践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文学更是有责任用宏大叙事传达时代的脉动，从国家、民族精神的高度，用宏大叙事饱含的历史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表现现实问题，反映波澜壮阔的沧桑巨变，描绘新时代的精神图谱，把对生活的感受、思想情感融入到的时代之中，放到历史的长河中思考，创作出具有家国情怀和思想穿透力的作品。同时，在深刻转型的时期，人们也遭遇到一些新的矛盾和问题，面临许多焦虑和困惑，需要充满价值建构的宏大叙事作品去凝聚精神力量，提升精神境界。

当下文学创作要重构宏大叙事，不是固守原来的模式，而是要在继承中超越与提升，要根据时代和语境变化，对宏大叙事给予新的理解和把握，融入新的观念和表现方式，使其不断丰富和创新。

首先要将宏大叙事与日常生活叙事渗透融合，将国家跌宕起伏的历史镜像、波澜壮阔的时代风云、丰富多彩的社会变革，生动地融于日常生活之中，表达普

通的、充满质感的人间烟火，挖掘日常生活的社会性和时代性，不但能拓宽文学作品叙述的空间，还可以大大深化作品叙述的表现力。这就要求创作者在叙述中充满生活的温暖，以真挚的感情去面对日常生活，用善良的意愿表达普通人的内心，但又不完全沉浸在日常生活的琐碎之中，而是在描绘日常生活的同时，追寻作品的社会价值和精神内涵，将人物命运与时代变迁相融合，生动表达对现实人生的追问，达到精神价值和世俗情怀的统一。

其次要将宏大叙事与细节描绘和人性探寻相融合。细节饱含着浓重的生活气息，文学作品思想的表达、情节的推延以及形象的塑造都离不开细节的呈现。众多细节累积到一起就可以影响和改变重大事件，文学创作要表现历史和现实场景就不能忽视细节，只有用生动的细节把人物或事物本质逼真地表现出来，才能使宏大叙事丰满、生动和鲜活。同时宏大叙事还要坚持以人为描写的中心，在国家、民族的重大场景中融入人生表达，在时代大背景的底色下，写出人物的内心，表达深刻的人性。像孙犁那样，把纷涌的战争风云映衬在白洋淀的月光华影以及冀西山地的红袄明眸之中，从而发现那些在日常伦理生活中真正值得珍视的人性之善、人情之美。只有这样，才能创作出展现时代风云、表达民族愿望、揭示社会本质又充满艺术感染力的宏大作品。

突破与先验：乡土叙事中的新质感

读周喜俊《我的幸福谁当家》

□远牵

乡土题材曾是文学创作上的一方高地。受城市化进程的影响，这一题材的文学作品无论在市场热度还是创作力度上，很长一段时间都与其所承载的广度与深度不能对等。所幸还有作家凭着强烈的担当意识与写作自觉，在乡土文学这一题材上坚持耕耘并结出了硕果。周喜俊的《我的幸福谁当家》（河北教育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即是这样一部求索之作。

作为《当家三部曲》的压轴篇，《我的幸福谁当家》在叙事年代背景上与前两部一脉相承并相互映照。作为一位有着相当观察力、思考力以及创新追求的作家，周喜俊并没有沿用前两部已趋于成熟的叙事框架，而是另辟蹊径，提出了我的幸福谁当家这一极具发散性的问题，并通过大量翔实的田野调查，用深厚的素材积累再现了生活在当代新农村的人们如何在家乡的沃土上努力谋求幸福的火热场景。小说开阔的视角与取景，让作家在不落俗套的乡土人情叙事中，不仅呈现了一部与现实同频共振的乡村振兴新篇章，也用文学的先验力量为广大农村在如何突破发展瓶颈这一普遍难题上，提供

了一种可行的解决方案。

从电视剧《当家的女人》到长篇小说《当家的男人》《我的幸福谁当家》，周喜俊的作品都体现了一个作家解构时代特质的敏锐性。乡村振兴作为时代的新命题，使得许多乡村事物正在被赋予新的意义。同样，生活在当下新农村的人与过去去标签化的农民形象早已不能同日而语。在这样的形势下，尝试以新叙事来书写作品中人物的命运起落与他们的幸福之路就显得特别重要。

小说的楔子是开放式的，由外国记者的采访将乡土叙事纳入了向国际延展的广阔视角，这与小说最后的高潮部分，田军军、黄佳佳等金山岭的新生一代用国外学成的先进技术反哺家乡的人生选择在情节上形成呼应。这种将文学性和当代性结合在一起面向未来的写作架构，既全方位展现了新农村开拓者的精神面貌，又用开放性的思考解答了我的幸福谁当家这一充满人文关怀的终极发问，更进一步揭示了新农村建设打破了城乡差别的顽固壁垒。这种前瞻性的笔触，为乡土题材的叙事提供了多维度的拓展方向。

在《我的幸福谁当家》中，周喜俊以曲折流畅的情节走向，

塑造，一方面使作品回归浓郁乡土气息的传统叙事，另一方面对主要人物起到了有力的烘托作用。如果说周喜俊在人物上的着力用笔体现了民间百态，那关于孔雀湖、恋人石的自然生态描写，既为田水生与黄彩萍的爱情主线埋下了伏笔，也为后来的生态农业发展打好了铺垫，使得整部作品的民间叙事达成了地理空间上的绵延递进而顺理成章。

乡土题材的文学创作对作家解构时代提出了更高要求。在《我的幸福谁当家》里，乡村也是一个包罗万象的历史现场，如宋志明经历的“土地联产承包 包产到户，田水生经历的“农田综合治理 土地集体经营，金山岭新生代的“大学生创业 有机农业”等，这些特定时代发生的历史事件给作品中每个人物的乡村生活打上了深深烙印，甚至左右了他们的命运。如果说人们生活的目的是为了幸福，对于当前生活在新农村的人们，幸福到底在哪里？小说给出了答案，乡村的生态建设与每个人的福祉紧密相连，幸福最终落实在农业生态这个时代关键词上。

从小说中我们还可以看到，农业生态建设一方面体现在人们

对自然环境的改造方面，如通过规划现代农业科技园、发展生态旅游等途径得以实现；另一方面，农业生态也体现在新农村的文化生态建设上，让乡村不断衍生出新的文明，是乡村可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乡土题材写作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波澜壮阔的史诗式写作和原生态的田园牧歌式写作。《我的幸福谁当家》则不同以上，它是如行板一样响亮的民间叙事，小说中每个人物身上都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这些故事长短各异，有的故事中还套着故事，这些节奏明快故事交织在一起，随着新农村建设步伐的加快，乡村振兴也并入当代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快车道，如同动车提速，金山岭的生态农业一体化具有不可估量的前景，而这正是这部反映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的新叙事，在行板的逐拍快进中联动迸发的具有震撼力与爆发力的尾声，这声音充满希望，并久久回响。

周喜俊以她深入农村、亲近乡土、视野敞开的写作姿态，用《我的幸福谁当家》这样有质感的当代长篇叙事，抒发了为人民鼓与呼的赤诚心声。



摹画了一组性格迥异的乡村人物群像，凝练出了田水生、宋志明等在农村新旧矛盾冲突中奋发的中流砥柱形象。小说中新农村建设面临着各类现实问题，尤其是观念上的冲突交锋，这其中就有田水生、黄彩萍等与困难抗争的正能量人物和黄家兴、胡猛升等兴风作浪的投机分子之间的角逐斗力。此外，周喜俊还用戏剧化的人物刻画方式，寥寥数笔便让一些性格鲜明的群众典型人物跃然纸上，如老太君、王大炮、花梅枝等。这些人物群像的

氤氲在宣纸上的中国脉动

读任平《书法的故事》

□秦延安

中国书法艺术博大精深，各家作品种类繁多，如何让普通读者清晰全面地把握书法艺术发展的脉络，了解与书法相关的基本知识和经典故事？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书法家任平在其新作《书法的故事》（浙江文艺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中，将自己多年研究心得融入一个个书法故事当中，把中国人的物质生活、社会文化、科技创造和精神世界与书法的艺术美感结合起来，让人们在刚柔并济、余味千年的墨香中，领悟书法的真谛。

《书法的故事》是一部系统介绍书法史与书法文化的普及性读物。该书共分十章，按照中国书法历史发展顺序，从汉字起源和甲金文字、隶变与书法艺术的萌生讲起，依次介绍了自魏晋、唐、宋、元到明、清的书体演化

与审美特征以及书坛概况及书家名篇等，分析了书法以诗、文、茶的关系及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书法研究。在书中，作者站在书法之道的角度，讲述了从陶器、甲骨到竹简、木牍，从对联、扇面到立轴、匾额的中国书法发展故事，内容深入浅出又不晦涩，可谓是一套了解书法常识、感受书法文化的优秀读本。

书法是在中国汉字孕育中发展起来的一种独特艺术形式，它从远古一路迢迢而来，不仅是一种审美的造型，还承载了历史、人文的情感。在《书法的故事》中，作者梳理了汉字与书法的关系，从《石鼓文》《泰山刻石》，到《张迁碑》《兰亭序》，再到《古诗四帖》《洛神赋十三行》。通过讲述篆、隶、行、草、楷等上百碑帖故事，与汉字对话，让读者感受到汉字的脉络和根源之美。书法与汉字关系紧

密，无论怎样发展，书法也离不开汉字或具有汉字造型含义的空间形式。书法对于线条的要求是最高的，创作者想要表达的情感与审美积淀之内容，全凭一

根墨线在纸上运行，线条的力度、节奏感、立体感与线条组合的和谐是书法作为艺术的个性化语汇，其轻重疾徐，抑扬顿挫，可以千变万化。而这种具有丰富表现力的线条，唯有中国的毛笔才能够胜任，唯有跟毛笔有关的笔法技巧才能呈现，其书写，有中国人久远的记忆在里面，每个字都富有深刻的文化积淀、传统哲思，让人可以感受到形神兼备、情景交融的汉字之美。

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因和艺术精神的完美呈现。书中，作者打破了专门讲书法的写法，而是把它当成一种文化来看待，从秦系文字笔画形态的改变，到魏晋风度的耸立，到唐尚法、宋尚意，再到元明清的复古与变化，中国文人一直用书法创作着中国文化，他们可以从茶文化中得到修养，从诗词创作中丰富艺术涵养，但书法却是中国文化的精髓。在

作者眼中，云游宣纸的书法，尚意宣情，抒情扬理，不仅仅是如何书写的形式，还具有独特的文化传承和情感记忆。所以，他不仅写书法本身，还写书法文化的故事；不但讲书法的过去，也讲书法的现在。

王羲之惊破流云神龙出，欧阳询意法兼容质胜妍，颜真卿纸上泪渍赛墨深，怀素落花飞雪鬼神惊，柳公权刚健开阖存骨格，米芾伴狂作颠绝俗流。每一位书法家的故事和风格，都展现了他们的个性气质乃至道德情操，而要想了解和他们的书法，不仅需要艰苦努力和他们的学习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比如历史、文化、艺术，甚至于戏剧、音乐、文学等，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书法的魅力，掌握书法的神韵。

《书法的故事》如氤氲在宣纸上随心而动的丰富线条，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一种艺术享受，还有书法的灵魂。

